

《饥饿游戏》作者全新作品
《纽约时报》畅销书

UNDERLAND CHRONICLES V

地下城

利爪密则

[美] 苏珊·柯林斯 (Suzanne Collins) 著
黄静雅 译



GREGORY AND
THE CODE OF
CLAW



[美] 苏珊·柯林斯 (Suzanne Collins) 著
黄静雅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地下城·利爪密则 / (美) 柯林斯著; 黄静雅译.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3. 9

ISBN 978 - 7 - 5104 - 4614 - 6

I. ①地… II. ①柯… ②黄… III. ①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 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154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13 - 5176

GREGOR AND THE CODE OF CLAW

Copyright © 2007 by Suzanne Collin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cholastic Inc., 557 Broadway, New York, NY 10012, US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by New Word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地下城·利爪密则

作 者: (美) 苏珊·柯林斯 译 者: 黄静雅

选题策划: 今古传奇文化 责任编辑: 丁媛媛

文字统筹: 吴晓龙 封面设计: 刘 军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 //www. nwp. cn http: //www. newworld-press. 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华忠兴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11. 25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4 - 4614 -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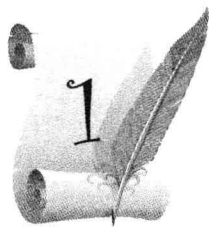
定 价: 28. 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第一部分
密则



格雷戈尔躺在冰冷的石板上，凝视着天花板上的文字。几个小时前，他被火山灰整个吞噬，眼睛和皮肤现在依然刺痛不已，肺灼烧得厉害，心脏在剧烈跳动，甚至无法做深呼吸。他握紧刚刚属于自己的宝剑，情绪渐渐稳定下来。

他一从王之城的博物馆拿回这把剑，就飞奔到了这间屋子。屋子里的每寸空间，包括墙壁、地板、天花板，都被预言诗盖满了，它们全是对地下王国命运做出的预测。这个位于纽约城地下的阴暗世界，总是冲突不断，他去年几乎都在这儿度过。王之城的建设者是巴赛洛缪·三明治，四百年前，正是他将预言刻满这个房间。预言主要为王之城人们的利益着想，同时也提到了居住在邻地的巨型生物——蝙蝠、蟑螂、蜘蛛、田鼠

等,被提到次数最多的要算老鼠。当然,还有好几个预言都和格雷戈尔有关,但里面并没有直呼其名,而是以“勇士”代称。

在这种场合,他只想一个人待着,所以没让任何人和他一起进预言室。他将第一次读到被人议论纷纷的预言。最近几个月,所有人都竭力瞒着他,不让他知道预言的内容,格雷戈尔由此推断它一定不妙。他只希望在不被人监视的情况下,了解预言的严重性。如果需要的话,他还可以尽情地大哭或大喊。后来,他发现根本毫无必要,因为看完后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你一定要勇敢面对,努力理解那些内容。”他对自己说。接着,他再次凝望天花板,逐字逐句琢磨起上面的预言。

他看着那一行行文字,脑海里仿佛有一只时钟在嘀嗒作响;毕竟,它的名字就是《时间预言》。

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嘀嗒、嘀嗒……

战争已经打响,
你们的盟友已被诱捕。

现在行动,否则永无机会。

解开密则,否则万劫不复。

UNIBELLAND
ORIGONCELES

地下城

时间在流逝，
在流逝，
在流逝。

将我的刀锋赠与勇士，你们的命运就在他手里。
但不要忘记嘀嗒声。
还有咔嗒、咔嗒、咔嗒。
老鼠的舌头轻弹，
外加四足，诡计成套。
是瓜子，而非下颌，
造就利爪密则。

时间静止，
依然静止，
依然静止。

公主是解开背叛之谜的钥匙，
无可避免，她要征战。
要听那抓挠声：噌、噌、噌。
密谋正在孵化，

名字让人迷眼。
但凡她所见，即是缺陷。
利爪密则的缺陷。

时间在回转，
回转，
回转。

当恶兽鲜血挥洒，
当勇士横遭屠戮，千万不可无视敲击声，
和轻拍声：啪、啪、啪。

若噬咬者发现你在打盹，他们用利爪密则谋划新法时，
你的身体将会腐朽。

格雷戈尔脑海里的嘀嗒声戛然而止，随着文字一同消失了。他闭上眼睛，那一句话像一把重锤，沉重地敲击着他的心脏：

“当勇士横遭屠戮”

毫无疑问，这就是原因，没人愿意把预言内容透露给他的原因。

“当勇士横遭屠戮”

就连卢克萨也不愿说。她今年才十二岁，但女王的身份、双亲的早逝，让她显得超乎年龄的老成。几小时前，在悬崖边上她是怎么对他说的？“看完预言后，如果你想回家，我绝对不会拦你。”

“卢克萨，这是真的吗？”格雷戈尔暗想，“你不会拦我？如果我们交换身份，你回去了……这一辈子我也不会原谅你。”

“当勇士横遭屠戮”

按理说，格雷戈尔回家没有任何问题。只要他赶快带上三岁大的小靴子，把妈妈接出医院——她正在那儿进行瘟疫后的康复治疗，再让阿瑞斯送他们飞回纽约公寓大楼的洗衣房，一切就都万事大吉了。阿瑞斯是格雷戈尔的结合，曾多次拯救过他的生命，不过自从遇到格雷戈尔，他的日子就一直很不好过。格雷戈尔努力想象着分别的画面，“好了，阿瑞斯，一切都很好，我现在要回家啦！我知道我这一走，这里所有曾帮助过我的人将会万劫不复，但我真的受够了这该死的战争。所以，高飞吧，你明白了吗？”

好像这一幕真的会发生似的。

“当勇士横遭屠戮”

格雷戈尔觉得很很不真实，一切都不真实，也许是因为太累的缘故。他已经好几天没睡觉了，自从在燃火地看到无数田鼠被坑杀后，他就再也没有合过眼。火山喷发时，释放了不少毒雾，他被毒晕了过去，那算得上睡觉吗？或许算吧。但没持续多久，他很快又苏醒过来，在深深的积灰里寻找幸存的朋友。他还没来得及享受重逢的喜悦，就看到了小蝙蝠塔利亚冰冷的尸体。她在逃离火山时，被烟雾窒息而死。卢克萨七岁大的表弟哈泽德，本想和她成为结合，却因受到刺激差点发了狂，他们不得不给他服了镇定剂。

之后，他们好不容易来到了悬崖，俯瞰丛林，终于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然后格雷戈尔自愿放哨，以便其他人休息。飞回家的路上，阿瑞斯不仅载着格雷戈尔，还有小靴子、哈泽德、蟑螂朋友太普，和一只被下了重药的田鼠卡迪尔。一路上，他都未能成眠，现在神智几近麻木……

“当勇士横遭屠戮”

此刻，他对这预言并无任何反应。“我这是怎么了？”格雷戈尔想，“我不是应该被吓得半死吗？”他应该如此，这种反应再自然不过。可在历经磨难后，那感觉已不知所踪了。“我想，也许过会儿我会正常起来吧！过一两天，只要我还能活那么久……”

尽管预言的内容已经够糟了，可格雷戈尔还是猜想：说不定等一切成真了，情况会更糟；不过，从好的一面来看，小靴子和妈妈说说不定能活着离开此地，因为预言并没有要求其他人献出生命。在解开“利爪密则”上，小靴子作为蟑螂世界里闻名遐迩的“公主”，看上去似乎将起到重要作用。

等等，还有……

“当恶兽鲜血挥洒”

根据这几天的所见所闻，格雷戈尔判断，这“恶兽”只可能是灾星，他的生命还是他施舍的。曾经的灾星是个可怜的鼠宝宝，而现在却变成了邪恶的首领，胸中充满仇恨，还有一点疯癫。生活一直折磨着他，将从前无比脆弱的他，扭曲成一头恶兽，如今再想帮他回头，已无济于事。灾星已经传令剿灭全部田鼠，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步的举动会是什么。必须制止他，让他迷途知返。如果是在地上世界，灾星可能会被终生监禁，但

在地下王国却没有选择的余地——他只有死路一条。

“我想我应该开始准备了。至少得吃点东西。”格雷戈尔想。老鼠大军即将杀到，现在该是他做好准备的时候了。他知道，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这时候，他的身体突然僵硬起来，就像变成了一块石头。他想起在纽约时去修道院做田间调查的经历：在那里，有一座展览着中世纪文物的古老博物馆，其中一间陈列室里展出了各式坟墓。有一座坟墓顶上放着一尊逝者雕像，如真人大小，双手交叠，握着剑柄。那个人，生前是一名骑士吗？事实上，他躺着的姿势就和那雕像差不多。“那就是我，”格雷戈尔不由地想，“那就是我。我变成了石块，和死也没多大差别了。”三明治真是高明：他把《时间预言》刻在天花板上，好让格雷戈尔以这样的姿势躺倒在地；格雷戈尔握着的剑曾属于三明治，现在却成了延伸他想象力的工具。这一切都是如此完美，又令人毛骨悚然。

门被轻轻地打开了，脚步声渐渐向他靠近。

“格雷戈尔？你怎么样了？”维库斯问道。老人的声音和格雷戈尔一样，都透着无比的疲惫，很可能他也没怎么睡觉。他是王之城议会的首领，工作时间比别人长许多；他的妻子索罗维特曾是王之城军队的统领，近来因涉嫌制造瘟疫即将接受审判；他们的外孙女卢克萨，此时正在燃火地深陷困境——这一



切的一切，都是维库斯无法休息的原因。

“我？我很好啊！”格雷戈尔故作镇静地说，“感觉从来没那么好过。”

“你对《时间预言》有什么看法？”维库斯问。

“很容易记住。”格雷戈尔答道，继而缓慢又痛苦地站了起来。在上次旅途中，他的膝盖受了重伤。

“我来是想提醒你，一直以来，我们都误解了三明治预言的真正含义。”维库斯说。

格雷戈尔从腰带上抽出宝剑，轻敲着那行记录了他死亡的诗句，“这句？你觉得这句也有可能被误解吗？”

维库斯犹豫片刻，回答道：“很有可能。”

“好吧！可在我看来，它的意思再明白不过。”格雷戈尔说。

“相信我，格雷戈尔，要是我能找到机会取代你的位置去完成这个预言……我一定万死不辞……”维库斯的眼眶里饱含热泪。

生活对维库斯尤其残酷，格雷戈尔也为他难过。“听着，来到这儿，我已经死过多次了。我能活到现在，完全是个奇迹。”如果维库斯都表现得如此沮丧，那格雷戈尔的家人又会作何反应？他不想知道答案。“请不要把这话告诉我妈妈，也不要告诉我爸爸。我家人都不能知道，行吗？”

维库斯点点头，表示同意。

格雷戈尔刚将剑插回腰带，维库斯的手就伸了过去。他本能地挡住剑柄，莽撞地说道：“它是我的了，你给了我。”对这件武器，他这么快就产生了强烈的保护欲和敬畏感。

维库斯的脸上掠过一丝惊讶，接着他忧心忡忡起来。“我根本没有拿走它的想法，格雷戈尔，只是你不应该这样佩剑。”他把手放在格雷戈尔的手上，调整了一下剑柄，“按照这个角度放，就不会割到你的腿了。”

“多谢提示，”格雷戈尔说，“嗯，我还是赶快把身上这些东西清理掉。”在悬崖边的泉水旁，他已经洗过侵蚀皮肤的火山灰，但目前还有小部分残留在身上。

“去医院吧，他们那儿有软膏。”维库斯建议。

于是，格雷戈尔向门口走去。这时候，维库斯又发话了，他便停住了脚步。“格雷戈尔，你已经展现了极佳的杀戮技巧。但一年前，那件武器你连碰一碰都不愿意。记住，即便身处战场，也有需要克制自己行动的时候。到时候，你要及时停下手中挥舞的宝剑，”维库斯说，“你能做得到吗？”

“我不知道。”格雷戈尔无奈地说。他太累了，无法做出任何高尚的承诺。况且战役一开始，他一般都无法控制自己。“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维库斯。”话刚出口，他就发现这个答案太过单薄，便又补上一句，“我会尽量尝试。”说完，他赶忙离开这个房间，避免和维库斯再深入讨论。

来到下面的医院，他被打发进了一个浴缸。他被迫躺在药草混合液里，一脸的不情愿。那液体正咕嘟咕嘟地直冒泡，据说可以彻底清除皮肤上的火山灰。混合药水散发出奇异的气味，充满了他的肺部，他顿时咳嗽起来，咳出了不少这几天来吸入的脏东西。然而，洗一次澡还不能让医生们满意，直至他泡到第三遍，他们才确定他里外都已干净。接着，医生又在他皮肤上抹了一层润肤液，气味芬芳扑鼻。等整个过程结束，格雷戈尔都没法把眼睛睁开了。他喝了不少肉汤——都是别人送到嘴边的。他觉得自己似乎还吞了不少药片。疲倦阵阵袭来，他抓住离他最近的医生的袖子，大喝道：“我必须战斗！”

“这样可不行，”医生说，“别担心，战争可不是舰船，嗖嗖就开没了。等你醒来后，还有一场又一场的战斗等着你。”

“不，我……”格雷戈尔说。可在内心深处，他知道医生的话没错。不一会儿，手从衣袖上滑落，他陷入了深深的睡眠。

格雷戈尔沉睡了许久，醒来时才发现自己在医院里。这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在惊心动魄的冒险之旅中，当看到眼前干净明亮的病房，他自己都觉得惊诧。他懒洋洋地检查了一遍身体：皮肤吸收了全部润肤液，摸起来平滑而干爽；之前从岩石上摔落时受伤的膝盖，现在也被包扎起来；指甲不再参差不齐，已经被人修剪平整；身上穿着干净的新衣服，原来的脏衣服不知去向。

地下城

格雷戈尔坐直了身体，右手往左臀部抓去，不料却抓了个空。他的剑！剑上哪儿去了？哦，在那儿。他的宝剑已被支起，放在了病房的一角，剑带正晃荡着。医生们不可能让他和剑一起躺在床上，要真那么做可就危险了，况且这儿也不会有人来偷它。尽管如此，他和武器之间相隔三米多的距离，还是让他心生不安——因为他不喜欢剑不在手的感觉。

他将僵硬的腿甩到地板上，准备取回宝剑。就在这时，一位端着餐盘的护士走了进来，命令他立刻躺好。他不想和她起争端，只得乖乖就范。但护士前脚刚走，他就把盘子放到床上，偷偷将剑拿了过来。现在，他终于可以安心吃饭了。

那几天的旅途中，可吃的东西很少，只有为数不多的鱼和少得可怜的蘑菇。此刻的他饥肠辘辘，根本没想到用餐具，而是直接用手捞了起来，贪婪地塞进嘴里。这一顿饭——面包、鱼烩和布丁——尝起来美妙无比，格雷戈尔吃了个碗底朝天。吃完，他用手指沿着布丁碗擦了一圈，想把最后一点也吃干净。

这时，他的老朋友马雷斯走进了病房。“你可以再来点儿吃的。”马雷斯微笑着说。说完，他便命人给格雷戈尔再送点吃的来，接着又跛着脚，坐到床边的椅子上。格雷戈尔注意到，他对假腿的使用已经越来越熟练，不过走路时还是要拄着拐杖。“你睡了整整一天，现在感觉怎么样？”他问格雷戈尔，同时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